

乾隆鄭州志

上册

古都鄭州文化叢書

鄭州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又藏書章

兩種

古都鄭州文化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

主編 齊岸青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州志: 又两种 /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齐岸青主编.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12

(古都郑州文化丛书)

ISBN 7-5348-2512-1

I. 郑… II. ①古… ②齐… III. 郑州市—地方志
IV. K29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0796号

责任编辑: 张弦生

责任校对: 李 远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豫兴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75.6

字数: 736千字

版次: 200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348-2512-1/K·1000 定价(全四册): 46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古都鄭州文化叢書》編纂委員會

名譽主任 李克

主任 王文超

副主任 趙建才 李柳身 楊麗萍 尚有勇

孫新雷 王薇

編委 (按姓氏筆畫)

牛偉 王志堅 司福亭 任偉

齊岸青 劉河明 張保科 張曉圻

宋柏松 范強 岳俊華 龐新智

趙健 郭書營

主編 齊岸青

卷首語

古都歷史是國家文明發展的核心載體，是民族文化的象徵。

古都鄭州地處華夏文明發祥之地，人文薈萃，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許多足以影響我們民族文化形成、國家發展的故事最初就是在這塊土地演繹訴說的，根脉傳襲爲後世留下永恒而瑰麗的遺產。

尋求鄭州古都歷史文化的脉絡，我們可以觸摸到約十萬年前織機洞古人類活動遺迹，七千多年前裴李崗農耕原始文明遺址和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尤其是鄭州地區考古發現的西山古城、王城崗古城、新寨古城、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鄭韓故城……更是講述自黃帝、夏禹、商湯以來古都鄭州的輝煌，豐厚的文化遺存無言地鏤刻着鄭州古都歷史之碑。尤其是鄭州商城遺址，歷經五十餘年的考古調查、發掘、研究、論證，其商王朝開國之亳都的歷史地位已是無可辯駁的史實。鄭州商城規模之大，規劃布局之嚴整，內涵之豐富，氣魄之宏偉，堪稱當時世界之最。它不僅是至今爲止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最早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當時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商城遺址三千六百年以來始終在見證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在展示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是我們城市的光榮，也是中國人的驕傲。

作爲中國八大古都之一的鄭州，在它飛躍發展保持充沛生命活力的同時，也傳承珍藏了無數文化遺迹，這些獨有的歷史記憶和蘊含的文化精髓，無疑是這座文明古都的生命根系和精神魂魄。對古都文化的發掘、保護、整理、研究、發展是我們每一個生活在其間市民的責任，更是我們城市建設者、決策者神聖的義務。我們只有認識歷史，才有可能認識自己，才有可能建設未來的新鄭州。鑒於此，《古都鄭州文化叢書》的編纂、出版是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工作，是一件文化綿延、福祉後世的工作，希望叢書能夠成爲我們文化血脉相承的重要構成。

王文超

前言

鄭州有志始於北宋，見於著錄者，有宋初《鄭州圖經》一卷、明嘉靖三十一年《鄭州志》六卷、萬曆《鄭州志》四卷、清順治十五年《鄭州志》、康熙十五年《鄭州志》十二卷、乾隆十三年《鄭州志》十二卷、民國五年《鄭縣志》十八卷七種，其中《鄭州圖經》和萬曆、順治二志已亡佚，尚有嘉靖、康熙、乾隆、民國四志存世。悠悠三千六百年古鄭州地域之貌、民俗之風若何，取而讀之，可知其概焉。然而由於代遠年湮，存本稀少，有些版本幾不可見，且散藏各處，欲知其然，不便者多矣，因有鄭州市圖書館多方搜求、整理校勘之舉。前不久，已將嘉靖、康熙二志合爲一函，並附我省著名文獻專家樂星先生《鄭州志叙錄》於簡末，題曰《鄭州志兩種》發行於世。今乾隆、民國二志亦將付梓，於是，四志全部推出，爲讀者用，其方便甚矣。

有關諸志修纂得失，版本源流，樂先生《叙錄》言之甚詳，此不再贅言。需要說明的是，乾隆《鄭州志》，初印雖精，但流傳極少，很難覓到，後印者又多成殘本，尤其食貨、藝文兩部分，漫患殊多，致不能讀通。幸有我省著名古籍專家、鄭州市圖書館張萬鈞先生輯佚並參照諸本，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抄成一部較全之完本，

只是個別地方還有缺漏，但已可得見全幅，雖然差強人意，總是聊勝於無，已屬難能可貴。此次排印本即以是抄本為基礎，參考他本校出，或可補初刻本罕見之憾。另外，該志中避乾隆及滿清之諱頗多，或缺筆，或改字，校點時已直接還原，對於明顯錯誤，亦做了同樣處理，與史實或與康熙志不同者，則做隨篇校記。對於原書的繁簡字混用，這次整理中酌情予以保留。民國《鄭縣志》，轉錄舊志志文有隨意增刪者，且訛誤屢見。因嘉靖、康熙兩志已出校本，所以對《鄭縣志》上述問題，只作校記，錯字則直接改正，志文照錄，依然保持原貌。

是二志在鄭州市文化局、鄭州市古都學會的全力支持下得以付梓。校點整理過程中，著名古籍專家張萬鈞、周樹德先生於百忙中給予了細緻的指導，在茲表示誠摯的謝意。

校點者

二〇〇五年十月

鄭州志又兩種總目

第一冊

卷首語

前言

王文超
校點者

乾隆鄭州志

上册

第二冊

乾隆鄭州志

下册

第三冊

民國鄭縣志

上册

第四冊

民國鄭縣志

下册

乾隆鄭州志

上册

〔清〕張鉞修 毛如詵纂

韓富榮校點

憲 檄

開封府爲通飭事。蒙特授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紀錄四次趙憲牌：照得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載一代星野、疆域、祥瑞、災異，以及君臣紀傳、中外載記。志亦如之，史即志之合，志即史之分也。豫省通志於雍正年間延請名儒考訂纂修，刊刻成集，固足以信今而傳後。但通志爲一省之綱領，其細微節末，端賴邑乘考載詳明。查各府州縣志書，大率於康熙初年纂訂之後，類皆殘缺，未經重輯。此數十年來承平日久，戶口繁多，教化日興，風俗移易。土田則有墾闢之殊，疆域則有改隸之異。其人才疊見，如掇高科而登黃榜者不乏人，節孝可風而義行堪傳者不乏人。至備位茲土，某某治行卓越，某某素餐貽譏，其姓氏尚在人耳目間。及今博採輿論，猶不失其真。倘再因循日久，不思增輯，後之人即欲採擇而編載之，苦於文獻無徵，則數十年之因革損益，政績文章，人物風土，幾何不湮沒無聞，謂非守土之咎歟？夫今日之牧令額設，公費無多，欲其聘延碩彥多人，開館纂輯，付之剞劂，誠力有所未逮。然就一邑中紳士擇其品行端方，素有文名者一二人，與之商確考訂，照依舊志條款，逐加增輯，抄錄成書，一申司府備查，一付禮房收貯，俾後之人稽考有據，可以踵事而纂修之。其事簡而易行，其費約而不繁，

當亦諸君子所樂爲也。合行通飭，須至牌者。

序

國有史，郡邑有志，其分合繁簡雖殊，而其紀綱體要無異。志之爲書，凡星野、山川、土田、疆域、戶口、財賦之屬，無不備陳，要以風俗人情爲本。蘇子瞻謂：『風俗誠厚，不患於弱而貧；誠薄，不救其強與富。』是以有護惜風俗如護元氣之說。古者輶軒之使，循行通都大邑，以及僻壤遐陬，采其歌謠，紀其好尚，由一鄉之講讓型仁，風淳俗美，足以鼓勵一邑樹之風聲，推而至一郡一省，莫不大同。故君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余丁卯春恭膺簡命，視學中州，閱一期而按臨鄭地。鄭於豫爲通衢，車軌四衝，地多瀉鹵。其民好稼穡，重禮文，習淳尚賢，丕變於古。署牧何君以績輯志稿初竣，問序於余。余以風俗成於教化，我國家重熙累洽，摩義漸仁，聲教四訖。矧豫爲地輿奧區，方今聖天子郅隆之治，浹髓淪肌，則敦龐渾厚之氣，無不可於鄭之一區覘之。夫志以激勵獎勵，亦廣教化之一端。何君攝鄭事甫及期，而能亟亟於增輯，可不謂知所先後者歟！考鄭志，康熙癸酉以前，即君先人司牧時所修定，《八旗通志·循吏傳》稱其治鄭五載，善政纍纍，尤以興水利，免田糧，立學校爲最，殆能培養風俗，得其本原者。今君繼位此邦，後先肇述，纂就前緒，即以承宣德化也。余將於課士之暇按籍而稽，亦採風問俗之一助爾。遂書之。

以爲序。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既望，督學使者，閩漳蔡新書於鄭州試院。

重修鄭州志序

豫省居天下之中，而鄭又爲豫省之門戶，枕河腋洛，疆域旁達，冠蓋之所繹絡，輿屬之所輻輳，洋洋乎一大都會也。鄭之有志，肇自前明，至本朝而再輯之。自前州牧何君錫爵增修後，迄今五十餘年，未有嗣響。邇者，方伯趙公有纂修郡邑志之檄，州牧張君繼起修之，乞余言以弁其首，余何敢辭。余惟鄭爲歷代用武之地，及明季而寇噬兵燹，其禍更烈，土地、人民漸滅殆盡。迨我國家統一寰宇，重熙疊洽，漸仁摩義，浹髓淪肌，民生其間，不見兵革者已百年矣。志之所載戶口、田賦、學校、人文，以及孝子悌弟、節婦義夫，皆視昔爲勝。自漢唐以來，未有如今日者也。抑鄭之爲患，惟河爲甚，黃流南侵，賈魯內溢，變遷靡常，奔潰不測，田疇廬舍，飄泊堪虞。今者聖明在上，河慶安瀾，雖有防護之勞，而無潰溢之患，皆由廟堂之上，經理周詳，籌畫適宜，故無一物不得其所。如此也，官斯土者，握槩懷鉛，得以紀太平之盛治，揚敷理之成憲，使後之覽者因之。考聖朝久道化成之治，昭茲來許，永永勿替，其爲功豈淺鮮哉！歲在乙丑，時值考功，而張君課居上考，名列薦剡。其幹濟之才，實遠過乎人，而他日之所至有未可以易量者，則斯志之成特以見其一斑焉爾。是爲序。

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端月，特授河南分巡開歸陳三府兼兵備河道按察使司副使
加一級金山撰。

鄭州志原叙

域中有三大權：曰天，曰君，曰史官。國有史，郡邑有志。史也者，垂法戒于萬世，所以助天與君之權之所不及也。志則分條而比類，備內史之所採擇而靡遺者也。史爲志之綱，志爲史之目，則志與史顧不並重哉。所重之義何？居天地恃以長存，古今賴以不墜者，惟茲綱常名義與之相維。而綱常名義歷久而不敝，惟我賢士大夫秉筆而直書，毫無忌諱。如紀祥瑞，昭福祉也；書災異，示天戒也。即夫子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之義也。然祥異並書，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特書，而弗忠弗孝、弗義弗節者不書，則又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而立言忠厚之旨亦大可見矣，此其志之大者也。至於戶口之多寡，長吏者可以知撫字矣；疆宇之峻要，守國者可以知設險矣。遡流風而景先哲，睹土產而恤物力。錢穀幾何，識小民稼穡之艱；刑名幾何，遵肺石蠹愚之赦。一一詳列而著之，一一詳列其所以然，而借賢士大夫之口，而作爲文詞以並著之，使司牧者開卷瞭然。一郡之事宜，一事之興廢，一時之因革損益，罔弗洞澈於中，而矜才負氣無所獲施，折矩准規有所取法。則志顧不重哉。志之有裨於民牧，有裨於信史者，豈淺鮮也哉！余自滇南量移茲土，夙夜冰兢，猶慮隕越。間與此邦之賢士大夫遊，山川景物，風土民情，亦略悉其大